

轻阅读  
书系

对学识不知足，是成名立业的基础。  
对财势不知足，是亡身丧家的根由。

# 疯话

宣永光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



# 疯话

宣永光  
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 
 万卷出版公司

© 宣永光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疯话 / 宣永光著. -- 沈阳 : 万卷出版公司,  
2015. 6

(轻阅读)

ISBN 978-7-5470-3603-7

I. ①疯… II. ①宣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 
IV. ① I266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8751 号

## 疯话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责任编辑 | 康艳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者  |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<br>万卷出版公司 |
| 地 址  |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     |
| 联系电话 | 024-23284090 010-57454988    |
| 经 销  |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15年6月第1版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次  |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|
| 成品尺寸 | 150mm×215mm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230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978-7-5470-3603-7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| 44.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丛书所有文字插图版式之版权归出版者所有 任何翻印必追究法律责任

常年法律顾问: 徐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90 010-57262357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。联系电话: 010-57262361

## 序 言

年少读书，老师总以“生而有涯，学而无涯”相勉励，意思是知识无限而人生有限，我们少年郎更得珍惜时光好好学习。后来读书多了，才知庄子的箴言还有后半句：“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！”顿感一代宗师的见识毕竟非一般学究夫子可比。

一代美学家、教育家朱光潜老先生也曾说：“书是读不尽的，就读尽也是无用。”理由是“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，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”，可见“英雄所见略同”。

当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很多人感慨抽出时间来读书俨然成为一种奢侈。既然我们能够用来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宝贵，而且实际上也并非每本书都值得一读，那么如何从浩瀚的书海中挑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书，就成为一项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工作。于是，我们编纂了这套“轻阅读”书系，希望以一愚之得为广大书友们做一些粗浅的筛选工作。

本辑“轻阅读”主要甄选的是民国诸位大师、文豪的著

作，兼选了部分同一时期“西学东渐”引入国内的外国名著。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期的作品作为我们这套书系的第一辑，原因几乎是不言而喻的——这个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大时代，只有春秋战国等少数几个时代可以与之媲美，而且这个时代创造或引进的思想、文化、学术、文学至今对当代人还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当然，己所欲者，强施于人也是不好的，我们无意去做一个惹人生厌的、给人“填鸭”的酸腐夫子。虽然我们相信，这里的每一本书都能撼动您的心灵，启发您的思想，但我们更信任读者您的自主判断，这么一大套书系大可不必读尽。若是功力不够，勉强读尽只怕也难以调和、消化。崇敬慷慨激昂的闻一多的读者未必也欣赏郁达夫的颓废浪漫；听完《猛回头》《警世钟》等铿锵澎湃的革命号角，再来朗读《翡冷翠的一夜》等“吴侬软语”也不是一个味儿。

读书是一件惬意的事，强制约束大不如随心所欲。偷得浮生半日闲，泡一杯清茶，拉一把藤椅，在家中阳光最充足的所在静静地读一本好书，聆听过往大师们穿越时空的凌云舒语，岂不快哉？

周志云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论社会 ..... | 1   |
| 二 论官场 ..... | 86  |
| 三 论人生 ..... | 171 |
| 四 论文化 ..... | 243 |

## 一 论社会

人饥己饥，国怎能不强；只顾一家饱暖，不顾千万人饥寒，国焉得不乱！

有许多人以为我国若施行了某国的主义，小民就可以家给人足，不愁衣食了。其实，我国现在不缺好主义，只是缺好人。没有好人，纵使某种主义普遍全国，小民也不过以为是去狼进虎，以暴易暴，出了火坑，掉入油锅，躲了一刀，挨了一枪，吐出黄连，吞了苦胆。

圣人是盗，现在圣人满街走；荡妇是祸水，现在祸水沿街流。国事焉得不糟，社会岂能不乱！

我国的志士，自古以来，没有今日之多；而国事之乱，没有今日之甚。

我在朋友家见一只鸚鵡，狂叫“打倒帝国主义”。我对他说：“你这个东西，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么？”我愈追问，他愈喊叫。我说：“叫吧，你也不过是空叫。”

为已死的伟人铸千百铜像，不如为未死的小民筹一线





生机。使人在眼里时时瞻仰伟人的铜像，不如使人在心里时时纪念伟人的大德。否则，愈多铸铜像，愈使将来的小民在砸毁的时候，多费一些气力。看一看魏忠贤的“生祠”，一千七百多座，全到何处去了？

听我中国的名人说话，中国若亡，是无天理。看我中国的名人做事，中国若不亡，是无天理。

人人全喜欢受人恭维，可惜配受恭维的人太少。人人全不愿挨骂。可叹应当挨骂的人太多。由自己起，自己就是第一个该当痛骂的人。

现今我中国，将“出洋”二字，认作超凡入圣的大事。非出过洋，不能做大官，不能当大学的教授，不能娶有学问的女人，不能显亲扬名，不能到处受人欢迎。依此推测，将来当厨子老妈，必须先出洋。倒马桶的，拉人力车的，也非先出洋不可。甚至不出洋，就不配娶媳妇，不配造孩子，不配为中国国民，不配在中国生活。简直不出洋，就不是人类。果能达到这种文明进化的地步，我中国就真要“出殃”了。

我听说，某学校有一位国文教员，他的国文程度实在是稀松平常，屡被学生攻击，大为同人鄙视。然而他善能施行革命，改造环境，立即跑到美国住了几个月。回国之后，立时被校长另眼看待，举为国文主任。同人对他居然自惭形秽，侧目而视；学生对他，居然敬若天神，惟命是听。于是他的文名大噪，每有著作，全校无不争先传观，叹为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由此可见，我中国连水土也须改良，否则不但在中国不能研究科学，甚至研究中国的文字也非远涉重洋，去向洋圣人领教不可。



有人问我“枕戈待旦怎么讲？”我回答说：“那戈字原是胳膊之胳，经一般秘书先生们用错了。枕戈者，是枕着姨太太的胳膊；待旦者，是等待所捧的花旦。”

当官僚，若穿西服，上司与属员必另眼看待。当学生，若穿西服，教职员与同学必另眼看待。处家庭若穿西服，父母、兄弟、老婆、姊妹、嫂子、媳妇与厨子老妈，必另眼看待。处社会，若穿西服，亲戚朋友与男女同志必另眼看待。当教员，若穿西服，校长、同事、学生与堂役必另眼看待。打官司若穿西服，问官与警察必另眼看待。逛胡同，若穿西服，娼妓与龟鸨必另眼看待。买东西，若穿西服，商店的老板与伙计必另眼看待。讨饭吃，若穿西服，慈善的老爷太太与少爷小姐必另眼看待。当外勤记者，若穿西服，卫兵门岗与要人秘书必另眼看待。甚至当扒手，若穿西服，侦探与失主也必另眼看待。并且自己，若穿上西服，也就觉得立刻变成非凡出众的高等国民。你若不信，你可到天桥的估衣摊上，用三块钱买一套旧西服，穿上试一试。这种情形，我不敢说是亡国的预兆，我只可说是文明进化的现象。

孙中山先生说：“革命须先革心。”我再补充一句：“革心先肯说实话。”

中国现今，若还要给伟人铸铜像，我主张先多铸齐宣王的像。因齐宣王敢对大贤（孟子）说良心话，试问亘古以来有几个？有人说：“齐宣王不顾廉耻。”我说：“顾廉耻，就当言行一致，不可向脸上‘贴金’假充神圣，悬节孝牌而开‘暗门纵’。那才实在是不顾廉耻呢。”

有人问我：“若给中国的女伟人铸铜像，当铸谁？”我





说：“当铸苏秦的嫂子。因为她肯当面对苏秦说：‘季子位尊而多金。’她那意思是说：老三，我尊敬你，是因为你做了高官，发了大财。试问现在能有几个女人，敢像她那样肯说良心话？”

国民各凭天理良心，殚精竭力，尽他当前应尽的职责，就是爱国。

爱国是行为，不是空言；是牺牲自己，不是牺牲别人；是尽义务，不是图富贵；是尽国民天职，不是滥出风头；是个人良心的表现，不是夸张自己的功勋。

人人以行为爱国，国不求强而必强；人人以言语爱国，国不求亡而必亡。

我国自古是“三爷主义”（舅爷、姑爷、少爷）的国，这种主义去不了，任何主义行不开。

前美国驻华公使弗兰克·克莱恩先生，在某处对中国学生演讲说：“……不必竭力救中国，只要诸君诚实不欺，心口皆同，言行一致，中国自能强盛。”他这几句话，正搔着我中国人的痒处，正探着我中国人的病根。我中国人——尤其青年的中国人——苟侈如此，终可以使中国得着真正实在的利益。

将自己看作圣人，必将旁人看成混蛋。达到这种程度之后，天良就真闭了，两眼就真瞎了，双耳就真聋了。如此，任什么良言善行，就全打不开他的心门，触不着他的耳目。久而久之，就养成一个实实在在、的的确确的混蛋。这种人若再遇着别的混蛋拍他捧他，他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。

天下只有两种人，第一种是自知为混蛋的，第二种是不

知自己为混蛋的。天下的坏事，全是这第二种人做出来的；天下的扰乱，也是这第二种人酿出来的。欲求天下太平，人民安宁，必须首先打倒这第二种人。

群众有了幸福，你既是群众中的一个，你也必有幸福可享；群众遭了祸害，你既是群众中的一个，你也必有祸害难逃。天下人全有连带的关系，一国扰乱，天下不安。只看中国的军阀，他们仅图营私肥己，苦害人民，因而民穷国乱，全国之中，找不出一个安宁之所，他们也因此东奔西逃，求庇于外人保护之下，而成了丧家之狗。

我的朋友某教员，因受了人力车夫的气，大骂畜类不止。我说：“你不要骂他畜类，他有拉车的一技之长。要知我们若不能教书了，我们欲当畜类，还没有拉车的力量呢。生在这变化无定、七乱八糟的时代，谁知将来升降到什么地步。我的老友陆军中将、某师的参谋长某君，已摆了卦摊卖卜为生。试问我们研究过《周易》与《子平》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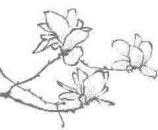
说实话则招人恨怨，说假话则受人欢迎；办实事则被人讥为无能，放空炮则被人称有志。生在这种时代，若讲天良就算落伍了。

妇女被人强奸了，向人哭叫喊闹，听见的人还有时对她表同情，替她掉眼泪。国土被侵占了，若只以哭闹叫骂为止，不但无人表示同情，反招人大加讥笑。

若将我中国人近几年来对外所说的大话记录下来，足可使拿破仑听了丧掉真魂，使大彼得听了吓破苦胆。

学者的话不可靠，政治家的话也不可靠，外交家的话更不可靠，美人的话尤不可靠。





现今我国的农村破产，并非起于农民的知识孤陋，也不是因为未经科学的训练，更不是因为他们的田地未经科学的改良。全是起于捐税繁苛与兵匪扰乱，只要军阀不作内争，减轻捐税，少为他们谋改革，少管他们的闲事，不必假装疯魔为他们谋幸福，他们自能休养生息，安居乐业。

农工商，全是专门的职业，他们只靠着经验进行他们的业务。外行的人不可越俎代谋，更不可妄用高深的学理，以他们做改良的试验品。

农工商，脑筋多是简单的，思想多是诚恳的，行为多是忠实的，所以容易团结。读书的人，脑筋多是复杂的，思想多是变幻的，行为多是诡诈的，所以最不容易联合。天下惟读书的人，最奸猾，最可怜，最可恨，最可羨，最可鄙，最明哲，最混蛋。

穷人说大话，愈说愈穷。弱国说大话，愈说愈弱。

现今，若本着良心说话做事，就有人说你不通人情，不达事理。你若昧起良心说话做事，反有人说你通权达变，习性和平。

我中国人，并非不知爱国。可叹在专制时代，国被帝王视为私产，人民欲爱而不敢；自共和以后，国又被强者霸占分割，人民欲爱而不能。

现在中国的法律，是阔人的护身符，是小民的绊脚石。

律师愈多，诉讼的人愈多。医生愈多，患病的人愈多。

俗语说：“衙门口向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。”在黑暗时代，是有钱就有理；在文明时代，是无钱就无理。

从前有钱的人打官司，可以暗约讼棍；现今有钱的人打

官司，可以明聘律师。反正钱愈多，理由愈充足。

从前的讼棍，据说是挑词架讼；现今的律师，据说是维护人权。依我的见解，全然为己，就是讼棍；十分之一为人，可称律师。

有钱的人犯了罪，大概是情有可原。无钱的人犯了罪，多半罪无可恕。

生在人伦破产的今日，若因无儿缺女忧愁，未免是自寻烦恼。要知：有钱，路人也愿为儿女；无钱，儿女也便是路人。

现在愈是野蛮的父母，愈能生养文明的儿女。父母多是昏聩糊涂，儿女多是先知先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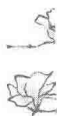
现今我中国，不必忙于青年男女设立学校，最要紧的是，先多多设立“父母传习所”。由政府通令全国，凡未经“父母传习所”改造过的旧式夫妻，不准再有生儿养女之权，以免一班优秀的小国民受家庭专制的压迫，而终日恨天怨地，减少救国的能力。

打破遗产制或重征遗产税，或准父母任意处分家产，绝对不容子女干涉，不但可以不养活社会中的害物（阔公子，阔小姐），也可以保持社会间勤勉与俭让的美德。

满口谈爱国的人，未必是爱国的志士。满口谈爱民的人，未必是民众的救星。满口谈贞操的女子，未必是节烈的妇人。

娼妓为谋生卖淫，并不可恨，假若她们说：卖淫是为调剂性欲，普度众生，繁荣市面，那就可恨极了。

救国，当救眼前这似亡似存的国。救民，应救目下这不死不活的民。不必大言不惭地高谈阔论将来要如何建设什么





样的理想国，如何训练什么样的理想民。要知眼前的小问题若还无法解决，何必对未来的大方针空唱高调。更要知，国亡之后再无国，民死之后再无民。纵有许多高明方法与远大政策，到国亡民死之后，再也无法施展了。一时的人言，固可防止；千秋的史评，实在可怕。

目下欲救中国，只在少有私见，少做内争，少设机关，少用私人，少添冗员，少增捐税，少养无用的军队，少为伟人举行国葬，少为伟人修饰坟墓，少涉人民不关国政的习欲，少为外国推销文明的洋货，少破坏中国固有的美德，少谈不合中国人情的外国主义，少设专讲高深学理的学校，多立合于实用的工厂，少为死伟人开会，多替活小民设想，少谈改造农村的生活与经费，少干预人民的信仰与宗教，少唱《请清兵》，多唱《大保国》，不演《鸿鸾禧》，多演《南北合》。如此，则少为强邻制造瓜分或共管中国的机会。

人无私心，世界无进步；人多私心，世界无平安。

我对朋友谈话，向来不谈天气，不谈国事。因为天气是变换无定，人力不能更改的；国字中间是一个或字，或此或彼，远不定是谁的，小民无法预断。

人民无食则为乱，小儿无食则哭啼。乱与哭全是求食的表现。人民所以以乱代哭，因为他们哭死也无济于事。小儿所以以哭代乱，因为他们还没有为乱的能力；又焉知小儿的哭，不足代替吵闹叫骂的暴动呢？

饥儿不通情理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容忍的知识；饥民不通情理，是因为已过了他们所能容忍的限度。所以防民乱，须不夺民食；怕儿啼，须防其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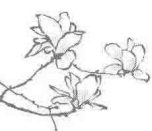
某年，我的家乡（涪县）某处屯驻了某省的军队，该省军队纪律之坏，为全球第一，亘古无二。驻了几个月，几乎路断行人，野无青草。开拔之日，还勒令乡民出钱登报，对某旅长颂扬德政。我听了之后说：“这就是应了俗语‘杀了人还要手工钱’。”

四川的军阀，将全省分割作为防区，彼此重征田赋，有几区已征到民国六十八年了。民国自成立以来，有名无实似亡未亡，到了现在仅仅二十三年。至于民国能否苟延到六十八年，还是一个问题，我不知该省的百姓，到那时还有子遗没有。假若中国不到六十八年就亡了，四川百姓当向谁去算这笔冤枉账；就令中国能延长到六十八年，我不知到那时，军阀又预征田赋到民国若干年了。唉，生而不幸为中华民国的民，更不幸生而为四川的民。

世界上，只要一天有“爱国”这个名词，世界就一日不得安宁。一国中，只要一天有“爱民”这个名词，小民就一日休想太平。欲求世界的真正和平与小民的真正幸福，非打倒这两个阴毒损坏害人不利己的名词不可。

个人谋升官发财，利用“爱国爱民”。团体欲谋专政权，利用“爱国爱民”。军阀纷争割据，利用“爱国爱民”。强盗打家劫舍，利用“爱国爱民”。学匪办学谋财，利用“爱国爱民”。商店集资营业，利用“爱国爱民”。四川军阀，预征田赋至四十四年以后，也利用“爱国爱民”。有些青年男女，不勤学业，专事游荡，也利用“爱国爱民”。我以为将来亡国灭种，也必亡于灭于“爱国爱民”。以我的一偏之见，欲求中国不亡，欲求国民不灭，须纠合一班同志，若遇人谈“爱国爱





民”，就对他痛加打击，这并非因噎废食，实在是拒恶于始。

现在，多数的志士，爱国，是爱国中所有之物；爱民，是爱国民所有之钱。

现今，在中国为父母真难，对子女取放任的主义，则怕他人误入歧途。取管教的办法，又怕担家庭专制的恶名。不管，则将来对不住儿女；管，则现在得罪了儿女。不管，则于心不忍；管，则忤逆可怕。

什么叫卫生？卫生是专为有钱阶级或有闲阶级讲究的一种理论。腹内无食，身上无衣的人，讲究不起。什么叫气节？气节是专为有钱或有势的人应守的一种处世态度。腹内无食，身上无衣的人，欲守不能。

不遇国难，人人全是志士；不逢强敌，人人全是勇士；不见金银，人人全是廉士；不遇美女，人人全是正士；不经试验，人人全是名士。正如不见骨头，狗全是好狗。

自从北伐成功以后，三岁的孩子也成了爱国英雄，也能高喊“打倒帝国主义”。可叹，喊得愈欢，帝国主义来得愈猛。我才明白，他们是要喊打倒帝国主义，并没有打的勇气。否则，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，若实行打的举动，帝国主义决不能在我国根深蒂固。

某学生对我说：“我以为现在中国图强的希望，只在一班青年的身上。因为据我观察，现在只是青年人富有爱国勇气。”我回答说：“不错，不过我看多数的青年是富于‘爱外国’的勇气，因为他们浑身上下，言语举动，全‘外国化’了。”

在官署与工厂里，真正卖力气的全是些下级人员，上中两级，多是坐享其成。他们虽有指挥的微劳，然而使他们的



微劳变成功劳的，仍是下级人员的血汗的成绩。

操用人之权的人，多不将下级人员看在眼里，岂知成事与败事，全靠这班人，比如被大风吹倒了的树少，被微虫毁坏的树多。

现今我所最忧虑的，是多数的青年在未养成高尚的谋生本领之前，已染成高等享乐的能力。

少说大话，多办小事；少说空话，多办实事；少说废话，多办要事；少说远话，多办近事；少说死人的鬼话，多办活人的事。这是中国目下的救亡之术。

以前中国是排外，现在中国是媚外。排外是有血性，媚外是无廉耻。以排外而亡国，亡了也光荣；因媚外而不亡，不亡也羞耻。以中国现在的国力而言，排外还办不到；以现在的民气而论，媚外尚可不必。

大家和和平平，彼此全有饭吃。倘若你争我夺，终至同归于尽。

断定一家的盛衰，要看那家的子弟；评论一国的兴亡，要看那国的青年。看一看我中国现在多数的青年，中国前途的命运，就可以预断一个大概。

中国现在有两样人最可恨，一是老顽固，一是新顽固。老顽固是习非成是，妄自尊大；新顽固是削足适履，妄自菲薄。正如老八股是束缚人的性灵，新八股是祸害人的天良。

守旧与维新，全不可趋于极端。守旧趋于极端，就入于顽固；维新趋于极端，就入于盲从。并且无论守旧或维新，均须有鉴别的能力与选择的本领。只要见得正当，虽千万人向前，吾偏要退后；虽千万人退后，我偏要向前。这样，才

